

巢

經

巢

詩

集

巢經巢遺詩

遵義 鄭珍 子尹

古今詩共六十四首

夜誦

老非對卷不爲歡，堅坐龕前冷亦安。似作兒童完夜課，

仍須翁媪待更闌。

今無力不給讀書油，夜即就先人龕燈照讀。

女孫屢至催

烘火，內子時言恐中寒。一笑隨時有牽掣，信知放意讀

書難。

蕨線次楊茂實韻

蕨本正之攢，乃冒清聖薇。作線不成章，固愚碩人頤。羨

彼石戶農草木能發揮既厭露拳脆復計冬根肥滓如
縷出絡曝若網布礪滑甘勝粉莖滋補逾芎歸米線煎
必膏豆纜久生衣此物植自天隨掘不取非可蓄可便
食無事多心機比來小蠹動輸餉去若飛穀賤貴之徵
或恐米等璣兵後無凶年況又自古稀歲閑廣備此緩
急可療飢嗚呼豈多得聊用歌民依

醉寄湘佩

三杯入肚漲牢騷祿食空知若輩高畢竟書生成底用
挑鐙醉看殺人刀

一從別爾到山城心緒全須酒力撐家事愁來愁國事

寒宵無寐看天明

男兒落地苦無涯
世外應知別有家
安得麻姑攜手去
十洲三島看梅花

玉屏簫歌

余素不解音
姜丹輪蓄簫二已三
十三年持來佐
夜飲摩挲兩夕妙發
一二聲余與簫兩不
負矣歌以贈簫

兩年吹笛繞梅花
三聲妙振伊優亞
已謂入神得真性
旁人笑我關琵琶
此簫大似知音人
雙雙顧我求識真
老夫莫得喙三尺
顛倒摩弄徒傷神
鐵盆暖酒狗裘薄

夜半高歌動秋壑旗亭女子世已無遠上黃河等牢落
苦心愛此欲付誰滿眼書生竟無託生材不作梗與章
萬牛挽去登明堂三十餘年閣箱底重者自重傷者傷
戴安道不能爲王門鼓玉琴且爲此簫揚妙音玉屏山
深舞溪遠聲在此中何處尋

斤溪老翁歌

老翁居斤竹溪上近三十年似農者非農者爲歌
之

蝴蝶年年飛草綠老翁耕稼無榮辱晚來帶月荷鋤歸
朝起乘牛隨日出渴常掬飲澗泉水飢卽飽飯舊杭粥

妻醜能評種樹書兒癡解和栽秧曲門前斬斬食九田
宅畔陰陰倍尋木日暖溪頭四照花月明場上羣眠鹿
自言煮菜妻作徒復見侍壺兒卽僕相呼便向鄰家來
大醉卽在鄰家宿村村賣藥不論錢往往留賓常舉燭
果熟親行接女歸餻甘笑指教孫讀老翁不願作宰相
老翁不願處華屋老翁事事無不足但祝雞肥禾黍熟

紀趙福娘姑婦死難事

縣南平水里副車趙天民有女名福娘閨菊其女孫福
娘淑且智蚤作余氏嬪相莊至偕老七子皆畢婚菊也
姪從姑姑言無弗遵三十乳一兒襁抱不去身攄賊掠

平水雞犬空四鄰全家走天旺寄食羅閩源舉頭環亂
峯謂可託生存豈知楚賊來速於風捲雲相傳尙恍惚
倏已至其村村人紛崩逃擾擾合復分福娘率諸婦生
死隨夫跟不識何路吉但向眾所奔喘息馬路頂慘淡
天日昏賊旗忽麾至少婦頃無痕刀光及夫腹福娘蔽
之巾腕臂血淋漓翻身墜厓垠菊也亦從下殺奪方紛
紛親戚無一見何由知苦辛移時賊他去其夫脫餘魂
尋見皆自絞氣絕臥草根旁仆三歲兒殘乳猶在脣縱
拋豈能活慘絕父母恩豺虎尙未還撫泣聲淚吞捨去
越三日其夫復來臻村空林谷靜惟有蠅蚋親貰棺得

木皮乞土鋤荒榛迫舉福娘屍十金壓於臀知作暴露
計巧貽收瘞人噫乎此姑姪志節邁等倫同時被掠婦
忍死隨賊羣一旦終汝棄雖生等汙塵此事同治元四
月廿二辰歎息遂成詩因之傳不謬

贈于伯英

鍾岳

大令

東野受材固雄鷺孟俠豈足當韓豪長怪韓公肯低拜
倚松自謂慙青蒿君今於我復似此驚顧使我失所操
海內論詩至今日淺狹未免難爲篙乾坤大氣鎮常在
必有一手牽六鼇小詩耳耳竟何有差覺不爲時俗臊
此事如何漫推我可憐甚愛忘言警雖然亦自有甘苦

巨眼若燭安能逃古來作者盡殊列李何後數朱王高
早公從事三十載口角沫盡心枯熬若云老馬夜知道
此或未讓吾同袍獨嗟衰矣舊學廢時間弄筆無難嫻
何期晚始識元歎規伴頗慰陰求勞我觀君才在近今
於人何止十倍曹氣似華芝韻初日聲如仙鶴唳九皋
方荷堯母摠大麓姬公明保鋤凶饗河水清涵底柱影
大風吹落蚩尤旄中興鴻鑠已在眼文章國運如連尻
不賴高呼有公等誰歟與世迴風騷況君勲業日隆起
拔突殊號承新褻小邦屈借寇子翼斯民疥癢煩勤搔
請公上馬往屠賊歸來釃酒血洗刀說詩聞與魯學近

暇與其詣王新桃

啟秀書院十詠

破齋

兵氣昏俎豆老塾獨巋然
兔知嚴其師窓窅一夜遷
糞除出光地補塞爭漏天
俯念藐藐身仰思千載前
於吾良已幸尙愧此數椽

頽堂

屋山欲拄地榱落壁亦腐
吁嗟講堂額猶挂中間雨
葺茲九十年竟鮮後來補
一食減方丈五架見州序
落月照鳴琴後堂罷歌舞
堂葺於乾隆壬辰縣令沈靈谷

古井

澄螯右階下源來碧雲峯苔草綠其邊遊魚若行空時
臨鑒眉髮窺天無終窮澡手搖清光舉頭月出東因知
湛然心不在紛埃中

菖蒲

山翁與山習舉手帶野顏昌蒲自誰種翳鬱依荒垣分
時中唐側日滋井華鮮韓子去已久尙想結與筦君看
綠沈槍夾道不可干

紫竹

清絕王子猷所在輒蒔竹世人黃金目此君那肯矚前

日負三箇自家種
措足道遠瘁其葉紫玉自森肅悠悠
栽植心取笑任時俗

浮萍

井流周堂下緣
霽皆成渠萍點初若星久之如罽敷積
雨溢中陳其下生小魚喜茲助野意復得蓋庭汙擬買
鵝兒黃晴天眠綠飀

老桃

曲桃有嘉實卷出壞垣上去此廿五年不枯亦不長當
時同盤人忽忽已長往一日上千回童心猶憶曩白首
感孤生臨風獨悽愴

道光丁酉余掌此院備二茗
弟就讀今其死已三年矣

榴花

城居罕花樹風意殊未得一枝紅鸚鵡突出講堂極何地無菁華不賞亦虛擲移几坐高背把卷對日夕有者自不知物希乃深惜

歲漿

苦雨庭下水寒歲長阡眠細葉似狗足綠莖高下蹇縮眼作畫觀滿塘荷葉圓此草世不識乃近書櫃前物固無貴賤適時信爲賢

敝帳

少時不識牀老乃畏蚊噬亦嫌厚稠密儻若棺裏置紗

慟有若無內外無憑蔽相隨三十年百補未能棄一笑
絳帳中豈有天理字

中秋送瓜詞六首

一瓜偷摘謝園官便當奇嬰異樣觀始識康瓠真是寶
天公也要洗眸看

鉦鼓轟天紙爆豚兒童逐隊鬧如雷漫嘲此俗全無謂
都自綿綿一句來

笑接青團便撫摩明朝覓蒂惱園婆要知根種生來好
只待投胎咒罵多

自注俗以得瓜
主惡罵爲吉兆

人世誰甘伯道愁都思百子甕中求含情最是新來婦

倚戶癡看不掉頭

先生老去愛兒嬉也逐投瓜兩不知一笑明年湯餅會

論功我似介之推

自注俗送罷卽歸果驗招燕客

知得誰家獨子青歸來明月可中庭笑看牛女宵溪後
同抱匏瓜一顆星

題自作禹門山砦圖

并序

禹門山順治初昭覺丈雪大師避難來結道場地
之幽勝殆難爲匹樂安江卽唐元和志之帶水又
名夸牢水經山西麓回爲深潭頽巖臨之影以古
柏蒼蒼然環東而南去諸佛廬當巖之絕陁後山

坡陀不甚高得江水皆嶮峭不易近自己未來鄉
人苦於涓賊遂相率因山砌壘聚居其中者幾三
千戶吾中妹黎湘佩縣君舊家桃花谿上避賊依
母家亦作此山中人其屋三間當大回之頂余攜
家自郡城還東將由此赴成都就浣花之約妹以
我無居留此小住兀坐翛然念飛鴻指爪一印文
師殘雪隨筆塗染厯它時談山故者愛而見我云
同治二年三月九日

吁嗟生不辰將老逢百罹漫謂書上辭乃今親此事三
年厭避亂其禍日加厲何地置老夫西指草堂寺春風

吹孤雲忽墮蒼巖際

平生楊妹子自小親愛殊古來中表間兄妹如此無各
已畢婚嫁白頭弄孫雛相看豈無命時運堪嗟吁回思
十載前豈料爾此廬匪惟爾此廬吾豈就爾居人事難
逆計苦業須消除枯魚且相沫後此知何如

此日是何日此山是何山新林靜潭影好鳥鳴關關三
杯出斯圖撫之慘我顏編茅二千家強半皆飢癯惜余
非耆域曷以扶汝孱慈悲海上人遺影留此間當年菩
薩果不忍聽草菅叱起三生石漫言無住還

三月初四攜家自郡歸及禹門山住湘佩表妹

寓舍擬居數日卽避亂入蜀旋綏陽道梗不能
行因遷米樓於禹門四月朔入居之讀元遺山
學東坡移居詩感次其韻

舉室赴蜀都過家別荒萊踟躕舊山堂赭基長莓苔茫
茫風塵內何處安吾齋里寇誠可畏先塋尤可懷顏生
務傳業不欲顧朽骸見家訓我意殊不然漁者終戀隈四
方誰樂土矧乃氣寡諧本擬哭墓行卻仍守墓來播遷
吾億矣天眼何時開

蒼蒼禹門山已家二千餘買屋我無錢編茅我嫌居午
山池上樓讀書之所於劫火燹不到寬潔無此如移旣

省工費成亦幾朝晡我西卽妹東中間地頗舒因之置
廚竈建除甯復拘寢處良已適一笑僭石無菽麥秀未
實稻田待犁鋤我懷王孝孫殺牛而煮車未必遂如此
忍飢且排書

我亦書滿牀我亦物滿箱惜我非遺山照世有文章畫
祖愛巢居歷劫同金剛海岳木蘭詞一字一玉英堂堂
小韓子萬古神鸞翔更有衣雲倪復得漳浦黃浩氣濯
元精煙墨何淋浪阿房賸秦瓦曾見無且曩商鼎銘父
已恍聞和羹香高樓風雨來牙籤動鏗鏘左右盡古人
坐我於中央若非值亂況容易此年光

念自西徂東我年方舞勺菜畦爭母鋤花援助爺縛菴
灣廿載餘樂於金滿棗一從兩親失怙若無依託營成
子午山兒長頭漸鶴誓言守松楸庶免填溝壑豈知世
倏變亂況削日薄其求含性命未暇怨藜藿因懷太平
日方知貧賤樂傷懷虎般彪遠逝意已慙安見非鬼神
暗憐爲所卻大海搖黑風藏舟且潛泊不少古之賢幾
曾死天虐

黃九與唐四冬來書屢餉促我赴浣溪勿到桃花浪羣
賢正相待星聚井絡上昨日又書來已作半途望豈知
徒兩思女怨夫亦曠殷勤良友心感激不能忘獨怪岷

峨緣如海求方丈幾度風引卻春江空盞盞終尋祖師
迹此誓故不忘渝南俟氛靜或當勇秋鞅明月平羌水
勝具老猶強擬攜媚學子先訪可龍塋此屋聊小住苟
且非垂創

黔賊如亂流愈治愈無歸豈無開塞法劣吏安得知書
生敢妄言出口卽怒譏我里苦湄賊湄賊實由饑舍田
食人田可惡亦可悲斯塞聚殘破黎弟爲之尸能使毒
攻毒詎非忠信資紛紛功利徒誤國以營私肯信東長
生竟致甘雨詩祭彤不去墓所望賴有茲世道豈長亂
良臣誠可思王官旣難恃庶人可爲之百端縈我腸終

日撚我髭少微方照人此世豈易辭

三日上松厓五日過團湖朝往日落還夫婦相爲奴回首廿年事處處增感歎青山不易居白髮不可鋤休誇櫟里智漫恨北山愚惟有頭上翁處置吾不如

東坡處承平得禍福亦隨江山與朋友天固縱所爲遣山厯喪亂晚歲思有貽築成野史亭著述自娛嬉我今視兩公餘緒未能窺纍纍移居篇一讀一再疑天生獨角麟珍護在不移如何投九死不獨凍與飢信有萬里姿必加千丈羈而我何爲者尺鷃不過籬亦復逢百凶將老無所歸巖棲傍佛日汎舟寧久維安得回道人不

我石榴皮寒餓料不免苟全良所期多見幾回墓此外
不必知

湘佩以其生日及內子同過望山堂留午雨中
晚歸賦長句紀事兼贈湘佩

黎家小妹不櫛土六十之年今欠四白頭不耐作生日
偕我看松上梅岬松陰滿地潮韻空羣羔出手皆作龍
廿年丙舍感今昔花竹滿眼榛芳中東廂鑪在火似紅
庭蒿高於五尺童斫蒿掃地發石火流水自引巖根筒
小妹沙瓶煮蒙頂老妻銅鐺瀹湯餅草間暖酒草頭醉
慘淡孤兒墓門影天公於人亦太薄偶然上冢豈行樂

鬼神似已忌高致雷雨須臾到林壑人生何者許前計
俛仰之間晴雨異少日那知老去憂他年空說今朝事
皺面觀河念念非秋風漸漸吹我衣辦好山林無福住
更促老夫何處歸

闕題

朝朝暮暮念山樊丙舍雖燒竹樹存徑作牧場甯盜賊
敢傷墓地定兒孫吾身尚在猶徒慨後日懸知更忍言
易敗難成今古事卻思仁孝出衰門

人日思山堂病不能去次昌黎城南登高韻

百憂無空隙一鬼足欺弄默坐如囚幽初陽方滌凍身

經久病降日恥非人用道喪媚兒姪時危絕賓從指使
孫女頻呻吟老妻共衰年智勇去佳節茯苓送登高思
岷梅落影壓池葑欲起檠株拘擬行筋骨縱萬事增感
歎舊時徒倥傯遙憐松桂間漠漠山雨重

將兩月不出門叔吉來勸強遊溪上

正初臥病及清明弟勸扶衰強步晴血肉乾坤春自在
破殘林壑眼猶明櫻桃最早花初發楊柳無多綠始成
氣候雖遲耕莫晚看來逋寇也將平

聞魯新弟移入帝宮後牆外新居

士衡無耐住東頭喜得新居潔且幽徑坦最宜將母路

鄰低不礙看山眸
森森老柏窗中列
漫漫澄江席上流
病臥欲過行不得
夜涼清話待中秋

疫三首

始塞三千戶
經年一半無
兵戈雖藉免
疫癘更難逋
著病多三日
舁尸或兩夫
傷心臨絕際
妻子共模糊
太息妨偷寨
宵旰未敢疏
巡呼終夜裏
寒暑一年餘
重以勞耕鑿
兼之茹草蔬
病來安不死
醫藥況粗粗
親鄰垂喪盡
屈指一潸然
欲活真無地
何辜止叫天
自春餐夏草
撐命待秋田
空及高低熟
無人薦墓前

餓四首

鄰里元來熟相逢認不眞形容枯近鬼問荅語無神素
有中人產今無一飯親又聞吹角晚呼促站牆頻

一石償五石惟圖顧目前貪民知過利寨主已開先時
價配新糴美聽無息錢乘時當致富持算亦由天

處處人相食朝朝耳駭聞棄尸旋贖骨過七始名墳原
闕

神農嘗膾草富媪妄生苗平日牛猶吐今時鼠並燒初
陽盤野岸細雨洗谿橋誰放輪班者中多兩日枵

殺二首

減等投江便偷升斬首隨月潭龍穴改風岸犬爭尸現

罪寧當死羣情亦有私終宜崇任恤天地亦含悲
各衛妻孥命情通孰不親稍違視軍法偏苦必顓民日
落寨公起月斜花戶呻令嚴休妄語盡力得安身

叔吉爲降叩求藥方紀事

我病七月齟齬傷瘍醫祝

去聲

藥莫一當舅家諸弟懼卽

死上章稽首求叩方此術傳來本自我其事有無殊渺
茫卻思請禱聖亦聽所愧素行神不臧三更走報靈方
徠我父驂駕仙人旁太白隱君大醫王祖曾世事齋而
莊昔年三度手活我前因後因非所詳我父活人善心
腸至今愈遠人不忘上界真人各官府固應位業參劉

張聞親所在敢不往事雖恍惚理有常徽威宣覺立滿堂持方示我增感愴文章事業止如此六十而死非天亾先人果隨隱君後負書便可同顏顏居生何補亦何味更要白辛須備嘗百年未滿終不死坐對射壁鐙煌煌

題周春甫

繼煦

判花吟館圖

甲寅年作

世喜盆花卑且樛可惜根株一生囚當年若出置平地至今觀之皆仰頭世喜奇花競新麗桃李尋常不省記豈知香色隨水空何似冰盤薦圓脆知君英妙翩翩子芝擢荒榛謝羅綺平生事有多少在心力肯爲花所使

盍上太華觀井蓮把十丈花騎藕船判月判年理紅綠
自是癡兒騃女福

題慈溪翁春江

利南

紫陽唱和舊冊

借階繫馬坐馬鞍半月都勻如一年朝來方書乞米帖
忽覩翁君紫陽唱酬集乃知隔牆有詩人入府青山那
易親牆中高花與我舊再來惆悵七年後卻從牆外望
牆中欲往愁罵檮散翁君應時時撫此冊白首旁溝感
酬昔酒肉如山又一時杜滿堂賓客吹參差吹參差莫
復憶人生遊處雪中跡君不見四橋之堂在目前淒涼
稚子問當年紫陽洞老故人寂若令重遊僧不識

陶子俊

廷燕

招飲澹園次韻二首

以上二首乙卯年作

卯年作

薄薄新晴淡淡風林池不似在城中花邊聽道
先皇
事忽憶東華踏輦紅

世事東山雲木稠小兒俄頃燒巖幽從公日作亡何飲

且閣眉間十斛愁

是日適值山燒

禹門哀

六哀之一

禹門寺內排桁楊彼何人斯坐齋堂舉人秀才附耳語
捐戶捉至如牽羊喝爾當捐若干石火速折送親注籍
叩頭乞減語未終擗背笞臀已流血十五五銀鐺聯

限爾納畢縱爾旋守佛悲號佛無說金剛弩晴菩薩憐
君不見前年此寺亦勸捐樂安一里銀九千當時謂我
備賊禍賊來用之否還我去冬賊入燒諸村村人自結
葫蘆軍向者金錢落誰手何曾此日霑毫分連日裹糧
自爲戰戰捷功賞皆他人自從去冬來賊退事防守一
家起一人輪直諸隘口團頭團總皆豪紳不捨升勺科
團民出防又遣自供食不知底用誰敢云六月賊仍寇
吾里倒村殺賊各攜米可憐十九無粒粟懷中旋摘新
包穀時時猶聞催軍需速送城中總捐局卽今賊走湄
龍間官吏耽耽來抑捐國帑虛時固宜爾豈必樂安方

有錢不論家有無十戶養一練納穀官雇之一舉滅賊
焰豪紳其贊官能兵速輸爾輸觀太平家家竭作始如
此不謂一練當十丁今年差喜歲不惡嗷嗷待收免溝
壑賊來掠去官來捐所有終爲他人穫噫吁嚱吾聞湄
潭諸縣賊初至任民拒賊賊亦畏後來搜括民不堪力
盡心離乃羣潰利害在民非在官有廬墓者將無然割
肉愈瘡豈不願但恐此捐仍舊年

以上五首从
手稿補錄

借啟秀書院居新入舉火獨夜誦少陵題衡山
縣新學堂詩惑念湘川講舍之廢因次其韻呈

蹇儀軒

臣

蕭吉堂

光遠

兩長兄

五聖一迷望十載悲世事孔日雖行天色爲太白悴救
死眾不瞻名教鮮樂地拊心到甯越衿佩宜腐志湘川
灰礫餘述業無馬肆邦君不暇給粲粲自末至試堂勉
祭榮孰敢餽羊棄吁嗟桑衛興頓喪文高意觚生亦何
有六籍迷大義謬膺待問責鐘窕扣仍闕巢拙此東頭
敬朽尙茨塹緬昔藥園舊層構何高邃兩橫讀書聲夜
聳不狼氣角巾廁其間人道眉刷翠最憶劉祠下丹芝
照階圯焉知四十年陳迹無髣髴嘉慶丁丑戊寅臨川李鄴芸先生主湘川
講席於後堂庭左右襟蒔花竹名之藥圃時劉研莊太守祠前茁芝數莖余課隙輒頑嬉其間自戊寅秋歸不
復見孤鐙射頽壁蒼茫集遙思白頭作學生猶是兒時
矣

味高詠杜陵篇慨撫補山記

乾隆廿八年原補山先生撰此院記石向未泐陸

宰豈異人銷兵冀扶墜

已下同治元年作从貴陽尚書藏先生墨跡冊錄入

過蹇振士詵齋觀畫不值獨坐書此

兀悶無與適古懽念王孫主人不知處也當入桃源

謂趙

承旨桃源圖

清明忽中秋客意感佳節不羨上河人祇愛今夜月

謂仇

實父上河圖

遷一士諤秦晉遊草題詞四首

一鞭幽翼及雍梁萬里歸來詩滿囊牽手秋風悅公嫗

轉頭如夢識真鄉

柿岡死烈亦前定殺氣常流聲詠間猶勝詩人王少伯
傳芭終作國殤還

世界漠漠天陰陰荆榛塞目狐鬼吟酒酣一曲山梨樹

共爾遙遙千古心

草中山梨歌最佳

而翁有子 帝有良此稿堪繼夢硯唐他日編君殿忠

孝元戈長使近文昌

余編刻播雅終於唐子方先生今擬以一士完此卷一士祠在東新

城文昌宮後

賀儀軒生曾孫

熙甫好作祝壽詞柴翁喜爲鬢頭詩人生既老復何說
落地成珠乃可期文章薪火要世守天地維柱須人支

景升兒子百千輩蠕蠕食動何能爲羨君年今六十四
曾孫之雛已第二手種查黎盡成實待辨豫章七年事
一笑題詩自古無君看用意未全疏他日文權恐不見
湯餅須知到老夫

唐蹇遵品著春
秋文權七卷

巢經巢遺詩終

巢經巢遺詩書後

遵義鄭子尹先生以經學著聞詩其餘事也而慕其名
往往嗜其詩予亦嗜其詩者且服膺歷有年矣初得其
家刻本繼又得蜀刻遺詩今此數十首則晚歲遺詩之
未刻者獨山莫君楚生得之因楊君次典以示予予讀
之而重有感也鄭先生之名滿天下如芻豢之不馱于
人口如河岳之在地星漢之在天其詩亦如祥麟威鳳
卽一毛片羽亦見珍于世可謂光顯矣庸詎知當日遭
時之亂極生人之不堪流離轉徙至于窮且死耶雖然
遭時之亂極生人之不堪流離轉徙至于窮且死者何

限其夢夢以生泯泯以滅者又復何限彼旣無傳於後
後之人亦遂無舉其姓氏者獨鄭先生之名滿天下吾
以是觀之窮且死奚足病維不能忍其窮以遂其學至
死無可傳斯足病耳鄭先生旣遂其學以傳其名并其
窮且死者亦俱傳焉讀其詩可以見矣予將歸滇及身
之未死將更劬所學以冀收炳燭之效因論鄭先生以
自策非徒慕其名嗜其詩哀其遭時之不偶也謂其窮
且死而有不窮不死者存此吾所爲服膺而弗諉者歟

壬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昆明陳榮昌謹跋

壬子十月予至成都從遵義趙幼漁怡得巢經先生詩

五十一首皆刊行集本所無案先生集經集詩先刻於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予言同治初先生旣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輓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尊齋先生聳慕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追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

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
趙氏兄弟固同爲先生外孫而悔子齒少不若幼漁之
猶及侍先生悉聞外家事並曾見原本而能證流傳本
之譌闕也此數十首壬戌至甲子先生捐館歲之作幼
漁於原本旣失後在望山堂字簾中得其手寫零篇綴
錄記當日均在集中者由是觀之所佚殆不止此受生
官廣東又合鄉人醵金刻先生詩其後集亦但就高本
重琬子在粵屢摹以應訪求今獲是編他日更將播諸
海內故記幼漁所述如此十一月朔有二日己未獨山
莫棠旅邸謹書時夜漏三下

右鄭徵君遺著凡文集六卷詩集九卷後集四卷遺集一卷附錄一卷哲嗣伯更屈廬詩集四卷總二十五卷

甲寅春庸菴尚書屬

秉恩

校栞乙卯十月葢工文集據

高氏資州刻本無經說今據家刻本伯更手識謂當編冠文集者餘文分類按年編次序類次第與高刻微異以原稿斟正又補文三詩集依家刻本起道光丙戌訖咸豐辛亥後集以手稿校高刻及黔人學刻兩本起咸豐壬子訖咸豐辛酉遺集獨山莫楚生姻兄棠鈔自蜀中大都同治初及病中作也屈廬詩稿在秉恩許竊商諸尚書汰其冗率及未完者釐爲四卷附焉徵君著述

海內多傳刻惟深衣圖說補錢氏經典文字攷異三十
一家論語注輯凡三種未刊伯更撰述甚富僅廣雅書

局刻說文本經荅問蜀刻說文淺說二種未刻者以爲

姚氏補說文攷異爲巨帙

此書伯更已爲訂補七八伯更卒後秉恩錄副存之原稿

寄由文襄師歸之姚氏今已入內閣矣詳見內閣善本日餘如說文商義說文譌字

說文述許經義慎思編愈愚錄隸釋訂文楚詞通釋解

詁各種手稿高兩尺許多未定通錄副存之擬爲編次

彙刊爲鄭氏一家之學用餉學子同治甲戌黔撫曾文

誠奏開書局

秉恩

厠焉提調泰和周春甫姻丈

繼煦與

莫鄭兩家稔始得聞其緒論黎平胡子何教授

長新莫

薛升姻丈

庭芝

閒來局中奉手親炙因得讀徵君黔刻

諸書徵君篆書奇偉雄厚罕有倫匹見輒鉤撫裒爲大冊惜未游江介與邵亭眸交相頡頏也閒爲山水饒有士氣游藝精能亦如此光緒丁亥張文襄師督粵開廣雅書局於南園檄秉恩充提調兼纂校事宜聘伯更來粵爲總纂秉恩朝夕聒之汗簡箋正說文本經荅問始均刊成伯更旋歿秉恩去粵事遂中變鄭氏兩代遺著存諸篋中每一展閱未嘗不歎有子學能繼緒乃因循坐廢弗睹厥成爲可傷也此匪獨伯更然番禺陳先生東塾讀書記目未刊各種書局屢促其家亦僅出二三

種繡梓餘仍付闕如有同喟焉今承尙書策刻遺著俾
秉恩悉心斟酌不負逝者此心得稍稍慰矣至徵君學
行文章耆儒通人久有定論具詳秉恩哀集附錄諸篇
固無俟再贅云乙卯十一月華陽王秉恩

國史儒林傳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十七年舉人二十四年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選荔波訓導咸豐五年叛苗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告歸同治二年大學士祁寯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据子知同行述珍初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攷據珍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得

失復從莫與儔游益得與聞

國朝六七鉅儒宗旨

子鄭

尹先生

於經最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

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
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
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
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韻
書訓詁之書浩如煙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玉裁說
文注邵晉涵郝懿行爾雅疏及王念孫廣雅疏證貫穿
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學全體大用別有漢隸學號專
門即下至六朝分隸亦並當精識然後茲學源流備舉

罔遺闕一不可其讀禮經恆苦前儒聚訟營視惑聽賴
有國初諸老出權衡得失審當莫如康成爰奉爲圭臬
反覆參詳止求明注不遽詰難厥功不亞孔賈乾嘉以
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出新義未見有勝十九舛
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尤甚故言三禮墨守司
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注爲多謂宋後儒
者喜變亂舊說未免憑臆逞私或無足徵信 國朝專
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胡渭考禹貢陳啟源
闡毛鄭詩張惠言通漢易之類精確異常絕學獨有千
古信吾師也又以餘力旁通子史類能提要鉤玄儀禮

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
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而已周禮有考工輪輿箋臯
氏圖說禮記有深衣考小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攷
汗簡箋正說隸他若說文大旨轉注考又有諧聲釋名
證讀先秦古書讀皆未成又有巢經巢經說詩鈔文鈔
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行述而所撰遵義府志古今文
獻蒐羅精密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
陽國志行狀珍嘗謂遵義漢牂柯也自郡人尹珍道真從
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無有以經術發聞
者於是以道真自命而取以爲名故學成褒然爲西南

巨儒焉

采訪冊

揀發江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

先生諱珍字子尹姓鄭氏其先爲吉水人自七世祖益顯以明萬厯庚子從劉綎平播綎班師被論回衛領舊兵萬餘防守屯駐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諱某祖諱學山縣學生員考諱文清兩世精於醫皆有隱德鄉黨稱長者先生自幼精力絕人過目輒能記誦予世父雪樓公自桐鄉任內以憂歸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受知於欽縣程侍郎

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於是先生大感服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風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即已洞知諸儒者之得失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外舅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蓋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故訓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既治

三反如有不合則發憤以思又不合則旁綜諸儒之說
鉤稽互證必求得當於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
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
自本朝以來治許鄭家專經大師若充宗萬氏蒿菴張
氏慎修江氏東原戴氏懷祖王氏懋堂段氏號稱精核
皆不能以過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郡牂柯也自郡人
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
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褻然
爲西南鉅儒先生以道光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
凡三爲校官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舉攻城

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縋城出擊斬馘甚眾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即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閒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距生嘉慶十一年丙寅享年五十有九配子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

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
發者益播爲詩古文詞以昌大之瓌奇幽邈力闢陳常
論者以爲漢學家所難能撰著之書已成者有儀禮私
箋考工輪輿私箋鳧氏爲鍾圖說巢經巢經說巢經巢
詩鈔文鈔巢經巢寢語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
正說隸康成傳注年譜弟子目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
線圖無欲齋詩注母教錄樗繭譜凡若干卷而遵義府
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 國史儒
林傳見 高宗純皇帝崇尚儒學於時顧棟高梁錫璵
等皆以經明學粹下 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

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眾以視棟高諸人孰爲
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耶抑猶未耶將以俟史
氏之論定焉同治四年乙丑三月內弟黎庶昌謹狀

鄭徵君墓表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
祖益顯爲劉綎部將以明萬曆庚子從平播綎班師被
論回衛益顯領舊兵屯防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
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術德於術妣氏黎予
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予世父
雪樓公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

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波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析理尊宋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 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

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旣治三反苟有惑則發憤潭思又不合則羣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輪輿私箋鳧氏圖說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綦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

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
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柯地自郡
人尹珍從許慎應奉授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
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褒
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
二等凡三爲校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
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
百人署以軍政縋城出擊斬馘甚眾城賴以完未幾遂
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
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

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
無不盡愼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
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
乃用大臣密薦 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
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予
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
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
辭以昌大之瓌奇孤邈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
未有撰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
卷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攷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

學錄四卷巢經巢經說一卷巢經巢詩鈔九卷樗蒲譜
一卷母教錄一卷未刊者有攷工鳧氏圖說說隸親屬
記老子注世系一線圖巢經巢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
千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
吾讀國史儒林傳見 高宗純皇帝崇尚儒術於時顧
棟高梁錫璵等皆以經明學粹下 詔褒許列於冊首
如先生者內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眾以視棟
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耶抑猶未
耶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黎庶昌拙尊園稿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

徵君鄭先生字子尹號柴翁別號五尺道人遵義人先
世居江西吉水明萬曆庚子以劉綎部將從征平播遂
家焉遴道光乙酉拔貢舉丁酉鄉試甲辰大挑二等得
教官選荔波教諭同治癸亥以大學士祁寯藻保薦人
才即家起知縣分發江蘇未赴先生生有異質邨塾僅
課帖括恒意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依外祖黎氏居
舅氏雪樓令浙歸多購古籍先生發黎氏藏書縱觀古
今殫心四部日讀數萬言薄俗學不足爲潛心宋五子
之學尤專一程朱精研性理德業大進雪樓工詩古文
時啟窾數語即得要領雪樓奇之妻以女歙縣程春海

侍郎督黔學拔異等貢成均試禮部不售侍郎督楚學
招先生入其幕侍郎專長漢學令服膺許鄭以鄉先哲
尹道真珍從許叔重學歸而教授鄉里遂以子尹字先
生吾黔自明以來淮海諸公知有陽明之學入國朝
定齋始專一程朱至先生乃從事許鄭時獨山莫子偁
侍其尊人來宦遵義與先生同志講貫大旨先洞悉文
字根以窮經文字自說文玉篇而外該古今異文作說
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文逸字經自注疏以下極各家
解義罔不究心不立門戶一一折衷持平獨深三禮作
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讀禮經恆苦前儒聚訟營視

惑聽權衡審當莫如康成作鄭學錄旁及輿圖名物作
遵義府志樗繭譜親屬記搜輯鄉人遺詩作播雅先生
論學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此元明以來程朱末流高談
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於形下之器而不明於形上之
道此近世學者矜考據規規事物陷溺滯重之弊其失
一也程朱未嘗不精許鄭之學許鄭亦未始不明程朱
之理奈何歧視爲殊途偏執之害後學所當深戒又論
國朝學派云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
體之正具在說文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
信而有徵昭若發矇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字書訓詁

之書浩如煙海欲通往訓莫詳於段若膺說文注邵二
雲郝恂如爾雅疏王懷祖廣雅疏證貫穿博衍超越前
古宋後儒者變亂舊說 國朝專力復古事必根據然
後敢言若胡朏明考禹貢陳長發闡毛鄭詩張皋文通
漢易精確異常獨有千古其於當代諸儒品隲精當而
自負亦不淺其集友詩云當代大師業吾邦遲遠覃於
今三十載守失乃在郊當乾嘉時明小學者東南老輩
講明絕學直接漢唐至道咸後僅王棻友苗仙麓不足
分大師之席先生起自南荒推闡小學以通經之緒自
立綿蕞不襲窠臼而其子知同紹述之益暢其支蔚爲

西南碩儒又嘗教知同曰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集注根柢盡在近思錄吾五十已後看二書道理歷歷在目前滾過稍涉影響便有走作差若毫釐失之千里通漢宋之津不執成見洵一代通儒也同治甲子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書有尙未脫稿者儀禮七十篇周禮全書皆有論述禮記有深衣考說文有轉注考諧聲釋名證讀史有世繫一綫圖子有老子注先秦古書讀其脫稿而未刻者有說隸作文純白古健變化曲折不預設局度比成罔不應矩詩則蚤歲措意眉山晚乃由韓孟以規少陵才力橫恣範以軌度冥心妙契直合古人又通

古經訓詁奇字異文一入於詩古色斑斕如觀三代彝
鼎余嘗論次當代詩人才學兼全一人而已篆法遠紹
冰斯從容合矩國朝錢鄧以下未見其儔興趣所至
閒亦點染山水蒼樸蕭散超絕時史經學大師兼長三
絕古有子瞻今則先生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猶得與
先生子知同把臂論文今得錄先生詩亦可謂厚幸已
勅授文林郎徵君顯考子尹府君行述

先子諱珍字子尹號柴翁別號五尺道人姓鄭氏始遷
祖益顯公原籍江西吉水明萬厯庚子以劉綎部將從
平播綎班師被論回衛留部曲領舊兵萬餘駐遵義仁

懷叙南馬湖等處耕種防守公因屯郡西六十里水煙
子孫遂家遵義西鄉崇禎辛巳王忠烈公佐聖宰遵義
以公宿將問所以扼水藺吭者公爲畫築新站城與王
公往來巡視邊備悉舉明年逆酋郭士奇吳上才繫獄
府道優容不決致令結黨入寇城陷王公死之公率十
里土司搃賊營分兵新站絕其歸路盡殲之郡以安全
四傳而至我高祖諱菘府君世有隱德府君遷天旺里
河梁傳曾大父諱學山府君爲郡諸生始以儒起家精
岐黃術活人無算曾大母氏程持家搏節有法先大父
諱文清府君例贈文林郎稟性剛慤勤儉言行必準規

矩先大母氏黎例贈孺人尤盛於德皆詳具家傳先子
昆弟三人二叔父璫三叔父珏先子其嫡也以嘉慶丙
寅三月初十日巳時生故宅在岐嶷日已有異質長益
穎悟河梁里氛稔惡先大父懼爲築埋賈術所漸亟徙
避之以己卯春舉室東走樂安溪上僦田宅築灣以居
依外曾祖靜圃安理黎公先大母考也時先子十餘歲
就村塾讀僅攻帖括恆意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庚
辰年十五外祖雪樓恂府君令浙歸乃往受業麤講經
義十七補縣學弟子員旋食廩餼雪樓府君知非小就
才令多讀古籍先子隨發府君所藏書數千卷縱觀古

今殫心四部日過目數萬言未幾既淺俗學爲不足尙
尤懲涉獵爲無所歸自忖非潛心宋五子之學無以求
聖人至道終不能躋古儒者由是專一程朱精研性理
德業大進雪樓府君工詩古文時啟窾數語先子聲入
心通後凡有作府君莫不擊節稱奇歎曰昔歐陽文忠
刮目蘇子瞻有當讓此人出一頭地之許吾於甥亦謂
然遂議以姪從姑而我毋來歸乙酉拔貢成均學使者
爲程春海恩澤侍郎侍郎遷於古學天下稱文章宗伯
見先子文奇其才旋移視學湖南先子廷試歸卽招
以去期許鴻博爲提唱國朝師儒家法令服膺許鄭

先子乃博綜五禮探索六書得其綱領又接見新化歐

陽礪東

紹洛

鄧湘皋

顯鶴

兩詩老時湖湘閒號人文淵

藪而湘皋先生執騷壇牛耳海內罕其儔匹礪東先生亦卓然名家先子與上下其議論兩先生不以後輩折抑把臂論交湘皋先生酒酣氣豪振筆千言先子和之犄角爭奇不捨先生大言曰今天下詩僕蓋無多讓何期今見畏友乎暨友甯鄉黃虎癡

本驥

先生先生性高潔雅癖金石聚先秦兩漢以來墨本數千卷先子就觀各領其妙因悟隸楷法居侍郎門下年餘戊子辭歸侍郎有吾道南矣之歎是後家稍藏書顏其室爲巢經巢

無者假之舅氏及遵義故家時獨山莫子偁友芝先生侍其尊人宦遵義爲學與先子同志多儲秘笈締交先子先子以屢試不售益肆力於古往來數家書叢中春秋講貫大旨先洞悉文字根以窮經文字自說文玉篇而外該古今異文經自注疏以下極各家解義罔不究心不立門戶一一爲折衷持平獨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旣不盡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

祖義則凡字書韻書訓詁之書浩如煙海而欲通經訓
莫詳於段若膺說文注邵二雲郝恂九爾雅疏及王懷
祖廣雅疏貫穿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學全體大用別
有漢隸學號專門卽下至六朝行草亦並當精識然後
茲學源流備舉罔遺闕一不可其讀禮經恆苦前儒聚
訟營視惑聽賴有 國初諸老出權衡得失審當莫如
康成爰奉爲圭臬反覆參詳止求明注說不遽詰難厥
功不亞孔賈乾嘉以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出新
義未見有勝十九舛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尤
甚故言三禮墨守司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

古注爲多謂宋後儒者喜變亂舊說未免憑臆逞私或
無足徵信 國朝專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
胡朏明考禹貢陳長發闡毛鄭詩張皋文通漢易之類
精確異常絕學獨有千古信吾師也又以餘力旁通子
史類能提要鉤玄亦嗜書畫古玩恆陳列左右書祖平
原時仿歐褚畫宗思白間摹文沈嘗曰此於學問中特
技藝耳亦不可不善考古之隙遇事觸發則寄興爲詩
其於詩溯騷賦漢唐而下諸名大家靡集不窺擇其尤
膾炙者彙鈔成冊含咀有年而風骨則力追盛唐蚤年
胎息眉山終撫韓以規杜要之名作如林不持一格第

覺橫肆道逸之概溢於毫素作文純白古健變化曲折
不預設局度任其機軸操縱自如比成乃罔不應矩近
世於文步趨方姚先子以爲紀律森嚴非不可師苟取
法僅此恐失之促窘耳余則喜竹垞朱氏之春容雅潔
也自戊子至甲午六七年績學深造如此所爲友者有
子偲先生及其弟芷升庭芝先生黎伯庸兆勳舅氏桐
梓趙石知旭先生黔西張子佩珩先生相與往還飲酒
賦詩雖家四壁立先子安之若素乙未再遊都門多識
中州人士取助益宏丙申從雪樓府君滇南幕所至必
識其掌故丁酉領鄉薦賀耦庚長齡中丞納居門下識

先子貧極加賙恤戊戌試禮部不第歸平越峯

翰

太守

以郡志首屬先子佐以子偲先生閱三載告成凡古今文獻蒐羅殆盡閒涉全黔事蹟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國志庚子三月先大母逝世先子略得資斧卜兆於子午山以葬置丙舍讀書其中有終焉之志自稱子午山孩以先大父在堂不能甘心祿養甲辰仍計偕北上又不捷大挑二等以教職用乙巳初權古州廳儒學訓導兼掌榕城書院廳舊爲夷疆道光朝始立學校諸生夷漢各半學植荒陋先子至初以文賦開其塞繼以性道化其頑不數月遠近肄業至百

餘人鄰縣數百里有負笈來者坐則侍立一堂行則從
遊塞路先子樂甚廣爲甄陶得士如胡長新能文後舉
進士劉之琇能詩州人自是益知嚮往程朱砥礪名節
未逾年去職門人有泣送者是後稱廣文鄭老丙午乃
謀自窯灣徙子午山築室未成而先大父即以夏四月
棄養旋移柩於子午山新居逾年葬大母墓右先子益
絕念仕進日以讀書課子種灌宰木爲事至庚戌以貧
故再權鎮遠訓導辛亥夏歸鄉前輩唐子方樹義方伯
時致仕家行省與先子往來最洽癸丑疊膺召命往
剿撫湖北挽先子同行謂可與監利王子壽柏心先生

共圖厥政子壽先生負經濟才者也先子不欲遠適力
辭謝後方伯以戰不利殉難金口先子極悲之自辛亥
後先子鬚髮頽白雖精力過人神明不衰自知漸老平
生所學不可不筆之於書爰箋疏禮經考校文字著述
未竟不三四年而甲寅楊隆喜之亂作矣適選授荔波
縣訓導先子計借官避寇挈家之任未數月都勻羣苗
疊叛乙卯八月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不省人先子莅
軍政以游擊營百餘兵南丹民兵二百四出迎敵經數
十戰賊以萬計有增無已九月賊越山險以數千圍城
先子開門揮眾死戰斃賊數百追襲三十里時蔣君病

漸起先子解兵柄謂蔣曰還若城吾可潔身去矣遂告

歸以道梗攜家紆出南丹羅斛萬山中匝月始抵省垣

與子方方伯子鄂生炯論交又識黃琴塢輔辰子壽彭

年父子皆績學能文歲盡始歸里丙辰遣不孝知同館

鄂生家時湄潭饑安賊日熾去家不及百里風鶴交警

先子欲出重去先塋止堅守墓廬重修舊稿借著述爲

消遣己未鄂生官四川南溪疊延先子先子欲徧觀蜀

中山水依之作娛老計十月西去而湄賊即以後月入

寇桑梓知同倉皇奉母攜幼間道走南溪先子聞賊耗

促裝還山道不相值先子至家知同在南溪矣先子亟

出桐梓訪石知先生遣健步走南溪命

知同

歸庚申三

月始聚首寓居魁崖自稱且同亭長秋仍還山湄賊益
逼東里辛酉先子主講湘川書院冬賊復入境焚掠無
遺子午山亦罹其災藏書半燼先子無歸因寄家書院
自是恆多感愴得老友蕭吉堂

光遠

先生耽易理李儀

軒

塞臣先生能詩歌朝夕傾談聊舒悒快壬戌鄂生官

綏定府又邀先子卒遷延不果往癸亥里中禹門山砦
成乃暫移家砦內貧況不堪仍欲赴綏定又不果適大
臣疊舉十四人於

朝相國祁公

甯藻

以先子弁首仰

蒙

俞旨特以知縣徵起分發江蘇時相國會公

國藩

駐節安徽子偲先生久遊其幕曾公因諭先子學行授
意子偲先生數馳書促行迫欲一見先子方計出山力
攄忠藎上報 殊恩兼酬知己是秋口疾遂作屢延醫
治有劇無瘳越至甲子益形骨立彌留及九月十七日
時加亥竟棄 不孝知同 等而長逝矣享年五十又九嗚

呼可勝痛哉歿時端坐於牀顏色不變命啟手足而屬
纊焉學者私謚曰文貞以十二月十八日安厝先大父
墓左配黎孺人雪樓府君長女也賢明似先大母子 知
同郡庠生娶宦氏女四長適邑庠生趙廷璜次適綏陽
丁誥三字子偲先生子邑庠生彝孫次三皆早歿四未

字而殤孫

阿龍玉樹

亦殤

碧樹

未齟孫女二先子性至

孝幼事先大父母凡負薪執爨紡績芸鉏諸苦罔不代作長益孺慕每扑舞匍匐作兒戲不致親歡笑不止人擬之萊氏斑衣時出謀生計足奉一月甘旨即歸家雖貧修髓無或缺先大母早歲積勞暮年善病先子百計求醫藥療之庚寅年五十五病極危殆先子血指書狀禱於文昌之神願減已算十年上增母壽大母疾旋愈後終庚子適合十年蓋誠孝格天神所錫也及葬先大母於子午山朝夕走省山故不毛手植花木千餘株不十年桃李梅杏松柏醜蕒蔚成行間以竹石相隙地架

屋有望山堂先廬米樓柑廊四香亭等參伍上下中藏
玉磬瑚芰荷楊柳掩映生姿先大父好植名花凡南中
奇產先子罔不畢致山中紅綠煥爛奪目恆匝四時朋
儔過訪詫爲名勝矜賞題詠信宿忘歸惜一旦燬於賊
焰至今瓦礫荆榛無復舊觀矣又篤友愛兩叔父皆先
子教之成立中年已後薄有田數十畝盡以與兩叔父
己未秋季父病歿先子痛甚爲教養諸孤進之如子人
稱爲難先子體貌端嚴方頤廣顙目光射人持身恭潔
廉靜剛果深醅言必顧信行必中禮當處人接物則和
藹之氣溢於顏面人莫不與親而罔敢媒嬖喜接引後

進子弟輩請益必諄諄誨諭凡舉一事爲窮原竟委惟恐不詳然非其人或終日無一語也所造就若舅家諸

弟叔吉

兆祺

講宋學篠庭

庶燾

工詩文及倚聲椒園

庶

著

工詩蕤齋

庶昌

通經史工古文辭壻趙仲漁習毛鄭

詩皆一時翹楚大抵先子生平爲學宗旨滙漢宋爲一
數嘗括其要領示知同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此元明

以來程朱末流高談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於形下之
器而不明形上之道此近世學者矜名考據規規物事
陷溺滯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始不精許鄭之學許
鄭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岐視爲殊途偏執之害

後學所當深戒故先子晚年於道益深記誦詞章其餘
事耳又嘗教

知同

曰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集註根

柢盡在近思錄吾五十已後看二書道理厯厯在目前
滾過稍涉影響便有走作差若毫釐失之千里矣所痛
年不及待纂著未竟經於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
脫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
篇而已周禮亦多未成書僅有考工輪輿箋臯氏圖說
禮記有深衣考小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
正說隸他若說文大旨轉注考說文諧聲釋名證讀皆
未成史有鄭學錄世繫一線圖子有親屬記老子注母

教錄樗繭譜別有先秦古書讀一種未成集有巢經巢
詩鈔前後集外集巢經巢文鈔播雅明鹿忠節公無欲
齋詩注唯談理之作危語一種全未屬稿時口占一二
事蓋慎重道學精益求精擬六十外始作之不知年數
之盡此也卒前兩日命知同曰吾生平腹稿尙夥若加
我數年庶幾盡有成書而今已矣第所存稿亦不爲儉
汝力猶能校訂其未次者當善排比無使紊亂遺失若
及汝世能梓行之則吾子也知同謹受命嗚呼先子抱
不世之才僻處偏隅生出晚季羈身貧窶暫位卑官文
章事業半得之憂虞艱阻之境豈天之所以玉成完人

者類必如是耶然茶檠備嘗以糲食鶉衣終世垂白厄
窮尤甚重足傷矣而天復不假之純嘏使竟傳所業豈
斯文之秘猶將不欲畢留人世抑又不可詰焉第黔中
數千百年以來求學術之醕且備與著述之精以富會
未盛如斯者得非千古一時之會歟復何間歟所媿知
同 忝愚無似有玷箕裘兢守遺編恐終不克繡梓永世
祇益危懼茲痛念先君子學行大節有不敢不先傳者
謹簞敘崖略質之當世 能文碩彥幸錫以碑誌紀傳
增輝泉壤則存歿均銜感無既矣 不孝男知同 泣血稽

顙謹述

附錄

三

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內弟黎庶昌填諱

鄭子尹徵君誄

有序

君諱珍字子尹道光乙酉拔貢丁酉舉人同莫君子偲
修郡志時予授徒郡城兩人神交未獲聚處咸豐戊午
冬子尹赴唐鄂生南谿約過城聚談數日至魁崖寄予
周易屬辭序辛酉主講湘川始樂數晨夕與子偲丙辰
同講席時無異未幾東歸癸亥上館主子家忽大病幾
不起夏去冬來勸之飲辭以牙痛是必酒火也臘盡將
歸強留之除夕談達旦甲子元日告別謂身健游蜀旋
奉旨以知縣發往江蘇書來云當出其意仍主游蜀
得資東下與子偲相聚也五月後予再奉書不報時道

梗訛傳已歸道山忽得八月八日書口病訖今未愈醫者謂服參當效觀其字畫握管尙未穩且問予北鄉事並舉東砦百物昂貴縷縷數百言二十二日又書云服參有效可緩行二百步書中述東砦瘡疫及中表黎伯庸患疫不救悲痛之情亦數百字予喜報書謂如死而復生矣不知乃病小差而遽加也其子知同來治身後具悵然久之豈錫衣夢果不祥耶子尹臥子齋中一晨夢人授以衣如古深衣制摺十數層恐不祥作書慰之末言六十四卦終未濟人生德業何時時已耶尙息慮凝神以待天命不數日而凶問至矣嗚呼哀哉憶子尹在郡時李儀軒馮子

玉諸君會飲行令爲樂子尹一日沈醉笑謝曰諸君飲
頓頓酒不能勉陪子尹飲少而數自謂零碎酒相見輒
飲談久再飲佐杯無肴或以書同讀下之微酣面發赤
議論益精神素工書來求者應接不暇爲詩文操筆立
成有如宿構好聚書經巢遭賊燬寄予云藏書未出者
約計八九百部其半有錢南北可買其半非我郎亭之
善搜不能得至有三四十種則海內無他本不圖一旦
至是也子尹避亂常徒行以書數擔自隨如販書然學
貫諸經尤精三禮海內知名往時程春海侍郎錫字以
國故尹道眞期之可謂不負惜天不假年未竟所學吾

念子偲先合而後離子尹先離而後合今子偲將終老
江南子尹又溘然長逝干戈滿地跬步多虞病也未嘗
一視之死也未嘗一祭之慚負地下君平生踐履著述
自有大筆傳志聊述兩人之交爲位設酒果拜手而誄
之詞曰

維鄭老之拔起邊陲兮百家無所不窺匪漢宋爲一藪
兮早奉手於國朝之大師六書搜叔重之逸兮三禮
扶康成之微倘天予以司農之年兮著作將與高密相
攀追歲非龍非蛇兮竟兆夢於錫衣彈指辛壬癸甲兮
兩人常共乎皋比君應傷別我之早兮我尤恨交君之

遲悵素心之長往兮孰與賞奇而析疑望騷壇其無主
兮感經巢之劫灰撫遺編而歎息兮曷禁予情之涕洟
據蕭光遠鹿山雜著補